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二

宋 蔡襄 撰

國論要目

一曰興治道

明禮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亡隋盡矣唐興

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樂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昏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昏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

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擇官

聖人能無爲治天下天下之事至衆也何以無爲而能治之百官無不爲也百官修職則萬務舉矣何以致百官之職畢舉在擇官也擇官在於取士今之取士所謂制科者博學强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詞者也明

經者誦史經而對題義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輔皆由此也資蔭以恩不問能否下至軍職以戰功流外吏人以歲月三班所入鞭朴刑戮之人無所不至取士之法淆雜至此一旦使之官人小者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猶驅車而水行然行之已久不可暴革當漸節其所取之路又於歴任察其材能稍旌奬之庶幾可勸其爲人害者去之而已

安民

古之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農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時而民不倦是故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養父母畜妻孥其力有餘故安其所也不妄作爲故得其分也然而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以謂民饑則哺之寒則衣之天下之衆雖堯舜不得濟也是有憂民之意而民愈不安也臣謂今日之民至無禁也太平日久民有智能者乘時趨利爲農則兼并爲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大者遂以富疆奢靡肎法出於王

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而法莫之禁雖有禁者亦莫之信民相趨効不知紀極不貧不已此民妄爲而不安其分者也天時水旱堯湯不能免之然而民有備故不害也今天下郡縣水旱爭發倉廪以濟之又曰振貸以假於民隨而倚閣經赦除放謂之恤民其意善矣其策疎矣古之治世役民不過三日其不役者出三日之傭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今百姓有幸有不幸其居瀕河歲以丁役過重此不幸也天下生齒脱漏

亦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於水旱流移又出倉廩以濟之賦入有程散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臣故謂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者以此必曰安民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謂之安民

二曰正風俗

正淩慢

賈誼之說曰人主之尊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矣

蓋人主之於天下其勢漸高至於極尊民不可得而慢者由其羣臣等級之差漸而至也先皇帝仁愛如天包容萬物雖有觸冒譏斥者多亦矜恕至有侮慢朝廷自以為直臣以謂人主開受直言蓋盛德之事若肆譏斥而無人臣之禮此不可恕也天子可得而慢其下宰臣百官復何級等之差借如兩府大臣陛下所尊禮而優待之也日於漏舍或雪罪之人或求恩賞所求不得如意詆訐譏刺務以為能大臣難與較是非也但隱忍容

之以為常事京師僚屬能侵長官天下州軍佐官能去長吏皆以材名之風俗如此所謂下凌上者也又有甚於此者士大夫之有怨憎黨類相朋造作謗毁或為歌詩傳於都下或移書啓於言事之門陰幽暗昧被毁之人無由辯明甚者摇動公卿以希貨賂古之所謂清議公論豈如此耶此在可嫉者也陛下少留聖聽因事正之易如反掌

辨邪佞

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堯聖人也難於知人曰人之難知雖聖人必須審慎也進說之臣萬端人主以要道持之阿隨人主之意而不論理道之是非此佞臣也附託權要之勢因事自媒其身此邪臣也多引前世之事專為高論不顧今世難行此迂疎之臣也多取衆人之譽舍違公道不為國家久計此姦詐之臣也其言忠其事實此鯁直之臣也無所附依進退自守此公正之臣也陛下進一忠直退一邪佞則天下莫不慕忠直而醜

邪佞矣惟陛下博訪問則天下幸甚

廢貪贓

傳曰廉吏民之表令夫食禄而治官材與不材出於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雖廢職尚可恕也至於憑恃官威因縁為姦求取贓賄以曲為直上負朝廷之用下為百姓之害是其心豈復有所畏哉古之聖明之主所深惡之也近年之俗以容貪贓謂之長者視其害民虐物若無有也何則凡贓吏皆狡惡之人雖欲發擿其過

惡必須下獄然後置之於法既斷之後彼贓吏必須稱冤理雪朝廷必於近郡别令鞫勘當時一獄之人盡須追呼或經時月禁繫對詞百姓已不勝其苦矣若只依前案彼贓吏者必又再雪朝廷又須别推勘一獄之人又須追擾如此百姓何以當贓吏之辨而受此苦毒例皆引虚自認或經赦宥纔得免脱是以百姓被害不死不休贓吏雪贓不盡不已監司之官以是莫敢輕發貪贓之吏自以得意嗟乎百姓何罪惟陛下憐之貪吏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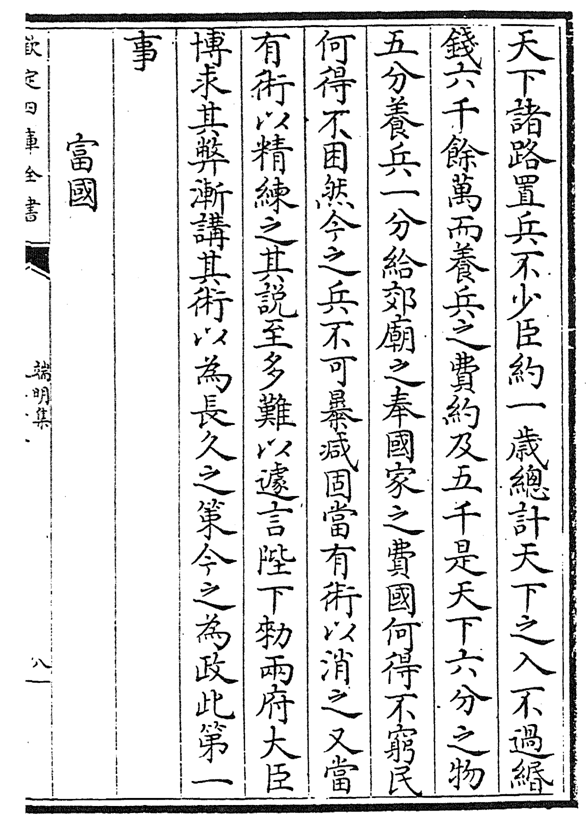
人惟陛下察之又有不取臧賕自為營利者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麤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以恥也今乃不然紆朱懐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楙遷往來日取富足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歳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饑寒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材能世人耳目旣熟不以為怪管子曰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風俗之壞是四維不舉伏惟陛
下貪贓者廢之清廉者奬之則廉恥興矣

三曰謹財用

彊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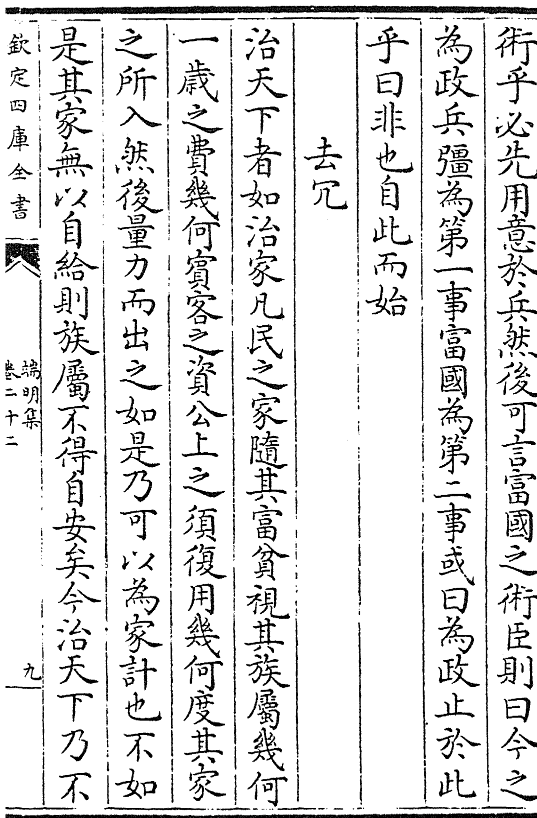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約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
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
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契丹通和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
軍至今十五萬陝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萬



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暴減固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遽言陛下勅兩府大臣博求其弊漸講其術以為長久之策今之為政此第一事

富國

或曰何以富國今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田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類莫不權之可謂察矣籠天下之利至纎至悉宜乎國家富有府藏充牣不可勝計然後爲得今則每有支費嘗遣使諸路取索錢帛以供公上京師無大儲積至於天下諸路僅能自給者是爲全實此何故耶曰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歲入日少而歲出益多或曰何謂也曰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國之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



術乎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之術臣則曰今之為政兵彊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或曰為政止於此乎曰非也自此而始

去冗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安矣今治天下乃不

如是宰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日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營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則抜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孫遠守常之人湮沈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孫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

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日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差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

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四曰賞功實

原賞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則賞之有大功者了大事禦大難非常事也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死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税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

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可賞也其餘無名酬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任材

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兵戎之事則時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材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莫善於

還詞令之職還於文士講說之職還於儒學典禮之職還於博士兵戎之職還於武士吏文之職還於法吏金穀之職還於利臣所謂還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臣必兼衆能文學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立故不論也不明法令不可也不知軍旅之情不可也不知邊疆夷狄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病不可也不知禮典之舊不可也是故難其人陛下知其難也得人則愛重之又於羣臣詢諮而擇之

臣故謂任材者明天子之事也

正刑

聖人可謂愛民矣可謂慎刑矣殺人者可殺矣而或貸其生者州郡一有誤殺人者一獄所干官吏停廢竄逐無有貸者古先帝王慎刑不過是矣原其所因好生之人及於下也重刑誠審矣而刑之輕罰及無罪天下之官皆得施杖笞於其部通判職官於州之吏民主簿縣尉於縣之吏民皆可笞朴由是觀之民無完膚可謂濫

刑矣天下州縣有長吏京師百司有長官有罪之人可歸於長吏長官則不敢妄刑也律有監臨主司不合行罰勑許執衣白直得施小杖臣竊謂天下州縣官司京師百司惟執衣白直令依勑科罰其餘公事各隨所屬長吏長官行之一歲計之可減妄刑千萬人矣臣願陛下明勑法官議之理當如何若律勑可行則行之必重其罰則不敢違也

論兵十事

一事臣近上國論要目十二篇以謂當今之急務彊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欲修治道自此而始兵不彊則國不富國不富則民不安是故始於治兵而終於安民本末之論也彊兵之說如何一曰消冗謂冗兵不可以暴減當有術以消之二曰選擇謂老弱疾病不堪戰陳之人即揀擇而去之三曰省兵謂不應置兵處與置之過多者則省之四曰訓練謂兵雖少壯而訓練不得其術與不教同五曰立兵法令之兵法絶無統制故不

可用用用之則敗此五者備修則兵少而精矣兵少則財用饒財用饒則國富矣兵精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兵彊矣其說皆世人之常論也然而行之則為治道之始不行則為天下大患是世人之常論乃當今之急務臣故謂之第一事一事中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密院要兵則添財用有無不知也管軍將帥少兵則請曾不計較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不足也三司但知支辦食糧日日增添不敢論列謂兵非職事也四者各為

之謀以至於此若通而為一則可以計較兵積多少財用有無不致於冗臣欲乞招置增添兵數樞密院中書共議之先令三司計度衣糧如何足用管軍每乞招添邊臣每乞增置必須詰問其所少之因必不得已方可其奏如此慎重乃省兵之一端也一事近年置諸路安撫鈐轄添屯禁軍自京西江南東西廣南東西兩浙福建等駐泊禁軍皆是北人南方風土異宜水行不知舟檝之利山行不堪阻阨之險一往三年死亡殆半其不

便一也只如差二萬人駐泊及至當替又須二萬人常須四萬人可了辦以此屯戍之多軍還到營未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惟道路勞苦妻孥間闊人情鬱結其不便二也今欲除京東淮南外諸路鈴轄安撫司所管駐泊禁軍候其年滿量留合要人數差補外並只放還本營更不填闕或問南方難用北軍祖宗平定南方盡是北軍今來何故難用曰祖宗之兵誅討大計也誅討大計未有不從中出兵今者南方但當作禦盜賊之計若

禦盜賊諸路各有招置禁軍練習精熟可以驅使賊勢大者暫遣北軍不為失策此省兵之一端也一事陝西河東自慶歷以來用兵之際添置寨柵數多所以添兵寨柵本以通糧道護耕農非有益於攻守今當先去無用寨柵或只量留兵卒隨宜罷遣以寬置糧草之費亦省兵之一端也一事防邊兵卒老弱病患先須揀選若在邊鄙不唯虛費糧儲兼亦不堪戰鬬千兵若有百人老弱遇敵而先奔即是千人皆廢如此為患須至選揀

馬有不堪入陣者而為患與老弱之兵同陜西河東方今無事時若先選揀不唯訓練精熟倉卒有備大可減省糧草以寛國用一事或曰招置土兵如何曰陜西弓箭手之類只給與田不給與衣糧於事為便且如河北招置土兵為害深矣土兵一人可給戍兵三人兼又父子相承未嘗出城坐窘邊費驕蹇難動故曰為害深矣河北義勇十九萬人昔年差點人情驚動今耳目已熟但須整緝訓練緩急得力於其間更選彊壯須及十萬

人不費衣糧可與土兵相制屯戍之兵可減也一事養兵之費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賚通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歲約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此其大較也若減禁軍十萬歲減緡錢五百萬減廂軍十萬歲減緡錢三百萬欲減禁軍先減屯戍欲減廂軍先減綱運此其要也一事諸路廂軍一指揮有六七百人檢尋舊額竝無條制蓋年歲既遠亡失舊文今若朝旨諸軍指揮并將

校以下不得過五百人舊額不滿五百人即依舊額令日以前有剩數者並令依舊候及五百人一依令來指揮令後輒敢額外添人並以違制論不在去官原赦之限一事禁軍指揮近年添置軍額名目數多指揮將窠雖全兵卒只有三二百人虛費將窠請受今若逐路軍額先與條約謂若兵士三百人即有將窠三十人見在人數已多者仍舊或移補別軍候及三百人更不補填漸可併省也一事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令天下無名綱

運最為枉費兵士邊郡兵官替移迎候送還廂軍動皆
數百人多者至千人自來明有條制州郡皆以人情不
敢自約此一事也南方替罷官員近由江浙遠自湘潭
一舟十人至二十人大者倍之一歲往還京師可了一
次一舟之費小者五百千大者七百千所在官物不過
數千緡之直衣糧所費幾何此二事也天下州郡自太
平以來廨宇亭榭無有不足每遇新官臨政必有改作
土木之功處處皆是不惟枉費財用必須多役兵卒此

三事也天下持送官物入京如牛皮兵器之類多由陸路若委本路轉運司不急用者罷省之或令水路可以減省兵役此四事也養兵挽船不若和雇和雇則止於程限之資養兵終歲給之其費必倍此五事也大要舉此五事嚴與條約廂軍可省矣

禁軍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廂軍四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計一百一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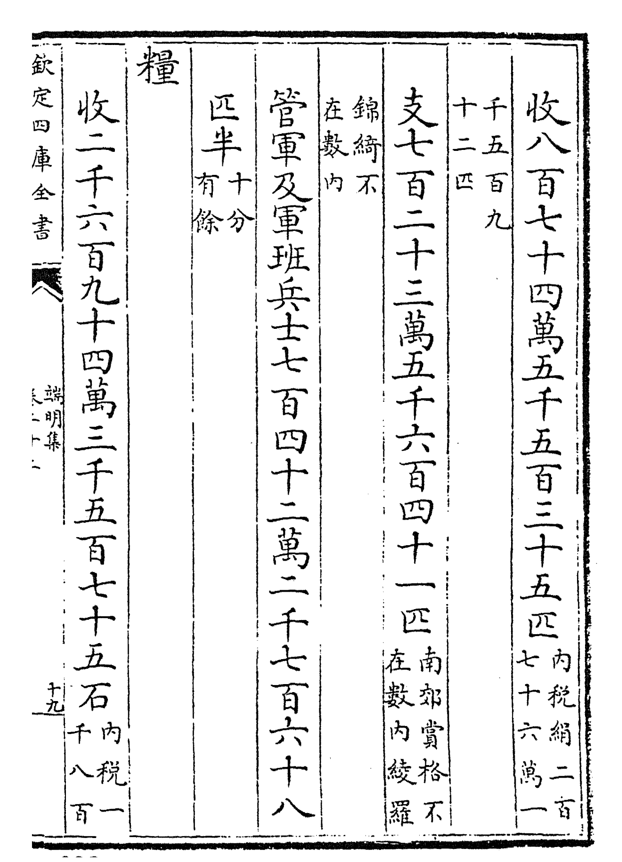
錢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一貫一百六十五文內（秋夏稅只有四百九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一貫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萬六百三十一貫八百八文（南郊賞給不在數內）

管軍及軍班兵士九百九十四萬一千四十七貫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有餘）

匹帛絹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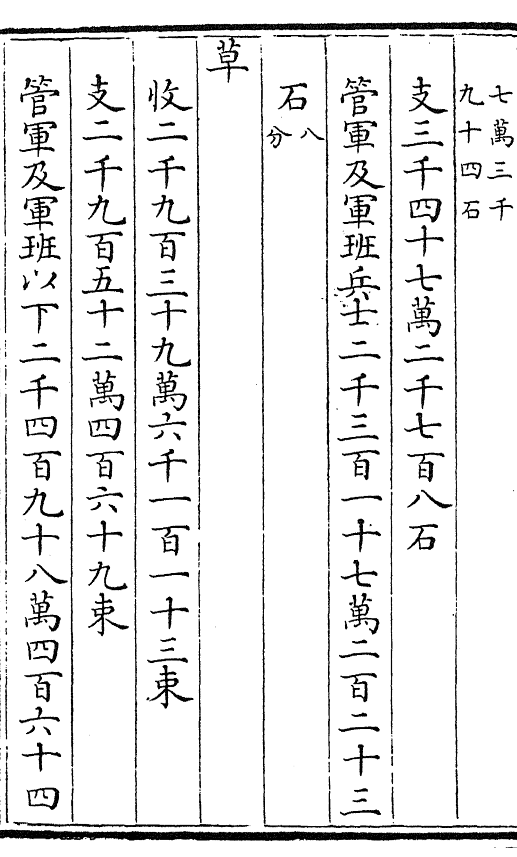
收八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匹內稅絹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二匹

支七百二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一匹南郊賞格不在數內綾羅錦綺不在數內

管軍及軍班兵士七百四十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匹半十分有餘

糧

收二千六百九十四萬三千五百七十五石內稅一千八百



七萬三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萬二千七百八石

管軍及軍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萬二百二十三

石八分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萬六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萬四百六十九束

管軍及軍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萬四百六十四

束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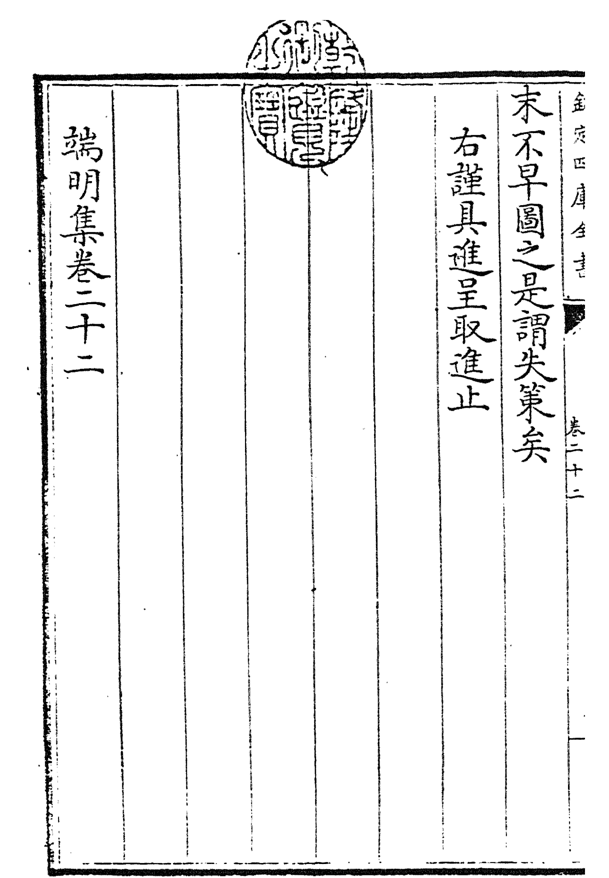
夏秋稅所納

錢四百九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一貫

匹帛二百七十六萬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斛㪷一千八百七萬三千九十四石

已上三件更有折變在內其餘所關糧草匹帛並是見錢和買并課利折科諸般博買應副得足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六七國用無幾矣臣懇懇而言蓋見其本



末不早圖之是謂失策矣

右謹具進呈取進止

端明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謄録監生臣羅翩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五 三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端明集卷二十三

宋 蔡襄 撰

書疏

乞戒勵安撫使書

朝奉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充館閣校勘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尊號皇帝陛下臣伏覩臨遣使臣循行郡國臣竊謂人主宅中國居法宮而使幽遐異域風謡習尚寃隱沈抑無一不陳於前者其道何哉託聰明

於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為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為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無養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既不能掩遏豪强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謬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其卓然有善狀可指數也監刺之官大率以寛紓含隱為良

即發一姦贓衆輙指目以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畏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甚哉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欲百姓之無害其可得乎吏之偷苟姑息寖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蠹畧棄不察是徒取善譽而空厥職也夫收材選能誠為治之首務然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若無出之愈徒使郡國之民交口而議曰是舉也特與被遣之人為榮進梯綆耳豈有

意於吾民哉臣竊見漢武帝遣謁者博士分廵天下存問孝悌力田鰥寡孤獨賜帛有差獨行君子遣詣行在而治苛者奏舉又唐太宗遣杜淹廵闗内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廵察四方黜陟官吏臣詳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

傲傭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為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吏無此等子孫官給餱糧責任親黨隣里養之以没其齒孤獨者戒勑所養之家務全其生究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例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即令責訊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以上昏耄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

因使擿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幷使者坐之伏唯陛下垂意生民而恩澤未大洽於下者蓋督責官吏未盡其道也方使者之行因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毋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迾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紛擾也狂愚之言願陛下省覽財擇天下幸甚幸甚臣昧死再拜謹上

言增置諫官書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擿回邪擊

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其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

難者庸主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所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咸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納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

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臣向之所論乃忠與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

無為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亦見奏議中

臣伏見去月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

彖辭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欣者豈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而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宫陛下親臨庶政詔吉甫出己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灑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

數年方内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
憂勤之心日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
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斂百姓窮困北朝乘勢窺我强弱
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
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
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協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陛
下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懽欣而臣獨竊
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

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護適宜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之病勢已如是於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恥法乾

剛夬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臣昧死再拜謹上

論東南事宜疏

臣近者蒙恩賜告歸覲父母臣出宋都歷淮上絶江而南出東吳之域縈委千里臣潛度事勢周問民隱可為寒心者請試陳之願陛下少賜清閒之宴而垂聽焉臣竊以天下治平之日已久東南列郡城池隳寒士卒必少府無完兵廪無儲粟内無戒守之備外無維制之具

道路人之所共知此其尤可憂者蘇秀杭越等數州頻年以來旱潦更作稼穡不登厲疫仍起貧者流轉溝壑居者連病喪亾相屬苦哀之聲痛貫人骨雖朝廷屢行賑恤然渥澤之施未能周及今歲春夏不雨野田半蕪前秋之期居可知矣吳民媮侈災患之變亦一極也臣竊觀前古兵革之興多緣饑旱姑此苟生相與為盜及其勢盛制脅郡縣漢唐之世終為邦梗而況姦雄豪傑覘伺釁隙須時而發此不可不虞也易萃卦之大象曰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說者曰聚而無防則生衆心今有珠玉之貨納于府藏勑主守吏嚴其扃鐍常若寇至而地方數千里生民數萬族乃忘保固之術謹其細而遺其大臣未見夫長畫也借使浙東饑病之餘兇突之人嘯聚百數草竊閭巷臣未知以何郡兵卒而能制其死命乎誠以東南之勢為不足患臣恐天下之患正生於不足患矣當今之策莫若擇郡守寛民力募兵卒嚴盜法四者最為急務一曰擇郡守臣謹具

錄諸州軍長吏姓名年齒所為績狀伏望陛下諮問宰
臣令議其材否而更易之使材足以應變而惠足以利
民然後可倚以為重也二曰寬民力莫若蠲賦稅均借
貸省配斂賑流移所謂發於國而藏於民也三曰募兵
卒臣謂因此饑歉頗易招置大凡吾民軟弱不便高寒
不知騎射驅以備邊非可速用臣請權罷寄招禁軍於
兩浙重鎮量多少之數各令召募教習以備寇盜亦東
南一勝勢也四曰嚴盜法臣竊見頃年亦緣饑旱强刼

盜賊多蒙寛貸實小惠而大害也臣願申勑兩浙災傷州軍應有賊盜一準法令無所矜宥密戒提點刑獄臣僚如有因饑刼盜應死而情有可矜者即詳度以聞刑罰不失厥中亦以遏兇人之慮也夫未形之言難於信用既形之言無逮於事臣之狂愚非能造幾而辨徒以見聞過為慮度願陛下采而行之臣不勝惓惓懇懇之至謹備州附遞以聞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乞罷減降疏

臣伏覩比年以來盛夏之月陛下親慮京師繫囚令天下負罪者減降便從輕典此蓋陛下嗟憫元元重罹禁網冐炎暑之苦而處狴犴之下天衷惻然下寛大之詔寔羣生之厚幸也臣愚無智慮不能識天地無垠之施而竊有惑焉臣聞古先帝王躬慮獄囚皆以決訴寃滯非特專宥過戾也廹隆冬緣亢旱則或行之非一定而不易之制也向者國家行之比三年矣編户之民習蹈前事咸知指時月輕觸憲度豈非屢行之乃滋而為弊

夫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故罪有小大法有輕重今所涖者大罪而所處者輕法以非其罪邪雖輕法不得施安在降其等乎誠當其罪耶重法尚不足以禁顧輕之何以革小人之心而驅之嚮善哉國家每郊禮必大赦貧民之罪固不鮮矣又仍歲有疎決減降之制臣謂貧弱者多負寃而富强者多蒙宥爲惠甚小而其蠹甚大非有補於治體也伏望陛下參前古之制拯當今之弊罷減降之詔而責天下州郡吏審辨獄情而無多繫也

臣職賤而言近不勝隕越之至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論疏決罪人事疏

臣伏聞朝廷疏決罪人有日臣竊思古之親慮獄因所以申寃隱而出滯淹非特務寛貸而成小惠也近年夏月疏決例從減放閭巷之人謂之熱恩指期作過比比皆是夫刑者輔治之本豈可使民預知而故犯哉然行之且久恐難即罷伏望陛下臨問之時擇其情理最重者特與嚴斷一二事庶使下民知懼不敢指恩為罪乃

陛下之深仁也

論改科場條制疏

臣伏見隋唐以來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迄今以為永制進士雖通試詩賦策論其實去留專在詩賦糊名謄紙以示至公㸃抹細碎條約纖悉所司奉之便於考校明經逐場對義鈔節注疏計誦字數至有一字旁寫聲形類者三兩字如有一中亦是通義字猶不識經旨何從而知取士之方一至於此臣聞有國家者取天下之

士將以治民而經國耳故敎其行欲以表風俗試其才欲以濟戍務今進士之詩賦明經之帖義於治民經國之術了不關及其間或有長才異節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後習非因設科而得也今有善射者或使之御其人必自以為不能世之人亦曰彼射也責之以御强人之所不習不可也而以詩賦帖義取士偶與科合者即為中第一日使之臨民謀國其人必自以為能而世之人亦習而不恠玆大可異也或曰取士在於得人豈繫

策論詩賦乎皇甫鎛以賢良方正中科而姦邪過人豈不專試策乎裴度以進士中第而功德尤著者豈不由詩賦而得之臣竊不然取之以其道任之以其術而陷於姦邪其人自隳也取之不以其道任之不以其術而能功德著聞其人自立也豈可以自隳與自立之人而害經久之制乎三代之道鄉舉里選專取德業漢察孝廉加之策問取士有經術隋唐以來盡失之矣行之既久難於卒更今就其所試之業而裁之以試策為去留

進士之術以大義為去留明經之術庶幾可行也一天下之州軍盡許立學選擇鄉里有年德通經義者補為教授講説經書教授生徒不應舉者三年後乞與助教名目且令説講應舉之人須經本州學聽書其日限以國子監新立條約為例一請試策三道為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論為一場又考校驗落外次試詩賦為一場以三場皆善者為優或策論詩賦互有所長則互取之其策仍請一道問經義異同以觀其識一道問古今沿

革以觀其學一道問當世之務以觀其才此其大畧也一明經只問所習經書異同大義所對之義只合注疏大意不須文字盡同或自有意見即依注疏解釋外任自陳述可以明其識慮若以經科文人所習已久未能變革即䟽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對大義者頗優奬之自然稍有智識之人去彼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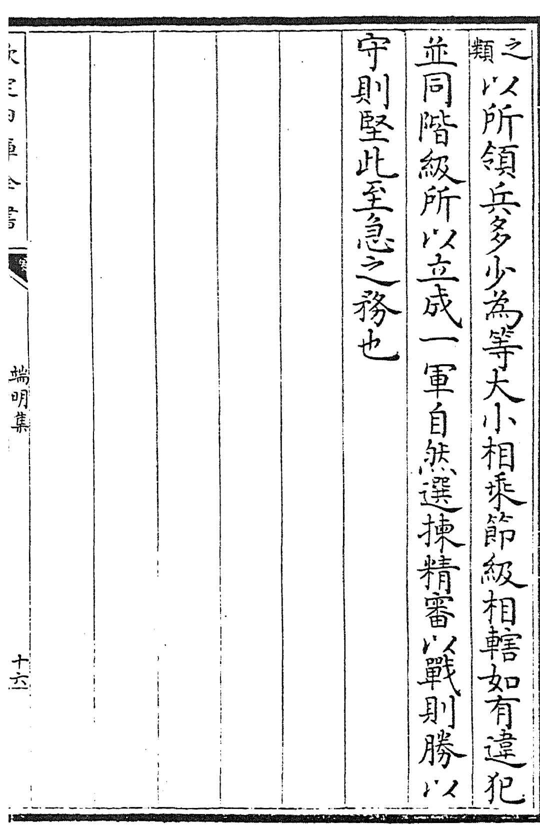
請改軍法疏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懐敏

三將覆没亾者十萬餘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點
差之計為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甲兵非不多也歷涉數
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
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
統帥之名其鈐轄路分都監都同廵檢等並是佐屬裨
校各以賔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
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
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者朝廷每有措揮事件

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廵檢等司共從長商量大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秘計深謀豈容衆議乃令僚佐叅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輙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帥之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輙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

美興兵北舉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監軍劉文裕王詵貪功立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有主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逐路帥臣各得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馬人數列為裨校部曲之差分為前後左右之屬管兵臣僚官員並乞改換軍職使名依排陣使



之類以所領兵多少為等大小相乘節級相轄如有違犯並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端明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四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四

宋 蔡襄 撰

表

謝知制誥表

潤色帝王之言大為清閒之路推恩下中之品深負冒榮之憂上當絲綸俯墜淵谷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起寒鄉而甚賤逢聖時而自呈麤業文章而得游書林嘗好議論而又塵諌署主知難遇不

敢愛身衆怒雖多未始迴慮唯進用諍臣之速實招
徠妄者之端願還左右史之官出領二千石之任八
年江海之外私幸安全萬里宸極之高敢期還侍伏
蒙尊號皇帝陛下收自外補復於記言再趨禁闥而
若驚每仰天顏而伊邇未逾歲律擢與詞垣竊以代
為訓詞必嘗力學能視藁草要須美才在臣空踈承
命戰栗量天地之施論報無階戴君父之仁捐生有
所

代賀老人星表

金德治時玉衡揆度仰星文之發耀麗霄極以凝祥符聖歷之永昌舉人區而胥悦中謝恭以尊號皇帝陛下至誠育物中道納民仁如天之廣生化與神而無迹諸福竝効成功罕名幽感察於上靈經次示乎休應秋瑄方仲宵籌向晨直景位以垂光映社躔而昭慶考厥候臺之驗資夫睿算之延臣等叨列宰司悚窺乾象罄一心而有祝期萬壽以無垠

代謝御殿復膳表

臣某等言前頁封章請御殿復膳蒙降批答俞允者側躬修德祗畏天明籲帝造辭恭迴宸慮正路朝之法坐復內饔之燕羞溫詔下臨輿情胥悅臣某誠懽誠感頓首頓首竊以天子之尊至重唯上靈是欽人君之德莫偕惟大明可況考陽精之闕壤穀梁傳曰有內壤外壤抑歷象之常經然春秋書之於經漢唐載之於志作善者有消伏之感失政者有修舉之勞苟立志以通幽必轉災而為

福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仁涵萬物誠貫三靈動法祖宗之規言合天人之應屬史官之建白驗日象以虧明陛下順稽青異之來虔承警告之厚貶太官之常舉即使坐以周詢發廪蓄以恤窮啓狴岸而釋罪晦朔之際變旱暵以爲霖未申之交減食分而復景有來列辟咸肅外庭願端黼扆之居仍環珍膳之奉下情兢惕越至再三之勤睿意寛冲俯從衆庶之請臣等預參宰輔無裨聖神仰休應之同臻等歡心而稱頌謹奉表詣東上閤

門稱謝以聞臣等誠懽誠感頓首頓首

泉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奉勑知泉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初七日到官
管勾訖朝綸至渥俯從臣子之心海域雖遥實便庭闈
之養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身遐遠逢辰休明獨持愚直
之心蚤委聖神之照自叅文館旋列諫垣無嘉謀以奏
上古之珍無敏智以論當世之務浸叨詞掖時邇威顔
被天語之丁寧涖京都之繁浩初無才略動忤貴權事

必處於公平要推歸於勤瘁每緣睿獎僅免人言念慈
親之高年乞故鄉而便養曲承厚澤出守清源閩閫山
川歷涉歲月近臨居署寅布寬條信問私門不移於夕
宿甘鮮庶品足奉於晨羞如臣僥榮實少倫比此蓋伏
遇尊號皇帝陛下大仁覆物廣孝及民致茲犬馬之誠
上獲雲天之施敢不勵精邦治單盡夙夜之勞宣諭帝
慈周通愛育之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懽誠感頓首頓首謹言

福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就差知福州已於八月初四日赴任訖竊以一札細文肅領於宸詥七條丕式謹守於官箴內循無似之才再忝惟良之寄負乘增愧殞越在躬中謝伏念臣仰遘盛時寖陶醲化久服勤於經藝早幸竊於王塗狥公滅私雖恪修於職業厲精從治卒亡補於風猷矧事任以薦更顧涓埃而絕効出分郡寄已特荷於恩俞再易藩維遽曲頒於詔命涓辰署政拊已增榮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洪覆廣生大明委照推自天之渙渥委守土之重權謹當寅布朝經精求民瘼盡瘁事國憂公如家思誓竭於臣誠少上酧於天造臣無任

謝轉禮部郎中表

臣某言今月十五日遞到勅誥伏蒙聖恩授臣禮部郎中者函封芝檢特霈於殊私位列春官驟加於寵命揣材甚薄荷澤誠優忝冒逾涯兢惶罔措臣某中謝伏念臣機露素淺器術非深丁辰過時歷王途而寖久承流

宣教著民政以無聞方懷惟谷之憂積有瘝官之慮何霈恩而特厚復增秩以敷榮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禹律均和堯仁錫庇誕推渙渥施及蒙愚敢不寅奉政條恪圖治績竭盡涓埃之力仰酧覆育之私臣無任

移泉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移知泉州軍州事已於初一日赴任訖祗承温詔已布寛條置身便安蒙上軫恤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自解京邑出臨清源違天日之清

光歸江海之遐裔過家上冡在古之甚禜守郡養親爲
子之至幸曾未浹月改付全閩臣向緣愛苦之憂遽致
腠痟之病州稱都會居有版籍之繁俗不尚醫難求藥
石之助氣力羸虛不可以治穰劇智識頑鈍不可以應
急難輒露微誠覬得便地軍壁雖小曾是故鄉獄訟差
閑足寛外慮敢期朝渥更與泉麾再見吏民仰宣威惠
因其無事得以養和此蓋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
神孝德皇帝陛下曲念孤貧俯矜衰悴不窮駑力而使

之自適仍有官俸而代其爲生況臣年齒方中干祈之切者蓋由疾故儻臣筋骸復壯報効之際者敢以家爲上衕仁施之深若負丘山之重

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准中書劄子指揮勑命除授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者大明臨下無遠弗而不均零露墜霄雖微物而必施俯象錫命彌用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向自掖垣

擢司京邑上賴清光之燭終依全庇之仁屬私便於庭闈遂求補於閩粤尋膺朝紼出守泉山首尾五年更移兩郡親戚歲時之樂足慰毋心阡塋展省之勤屢躬先祀非繇孝治之廣昌爲天幸之多雖臣賤微感疾滋久藥石攻治之愈至根本堅牢而未除日月因循筋骸憔悴深畏曠官之責方潜退處之圖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貸素餐復加恩數禁林近職儒者最榮都輦要權吏之髙選併踈寵渥猥逮孱庸揣材幹之非優顧福

基之甚薄苟貽過溢之咎實虧分量之知重念臣仰違
法座之嚴薦易周星之次思出入於省闥意每在于本
朝今此召還適當趨進然而慈親垂老於義不可以遠
行病體至羸於力不堪其劇任願特收於成命俾再典
於舊封準是微誠終期得請干冒聖慈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詔答

勅蔡某省所上表蒙恩授臣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臣爲

母老難以遠行兼臣久縈疾病不堪劇任辭免其依舊
知泉州事具悉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
以臨劇煩而人材之難固嘗勞於選任矧居外滋久寧
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
之辭居然寵名固為榮養之樂其母必讓當體至懷所
乞辭免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辭權三司使表

臣某言四月二十八日蒙恩授臣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者地親任重寵數殊優資薄才微公議非允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向繇樞職出治泉山奉高年之慈親還就養於舊里昨承詔旨召還京師屢降德音不容讓免驅馳百舍之遠趨伏九閽之嚴曾未達於近畿復遷處於大計天下通流之術非小智可以營爲禁中命令之詞非究言可以潤飾加以支離之悴久辭浩劇之權今所領者益煩顧於力而不逮茍失量度是謂暗愚伏望尊號皇帝陛下特收渙汗之恩更擇長材而用俾

違要重庶得安全有祿庇身固能自足懐忠効國誓竭

表心謹具表辭免以聞

詔答

勑蔡某省所上表蒙恩授臣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者地

親任重寵數殊優資博才微公議非允伏望特收渙

汗之恩更擇長材而用俾違要重庶得全安辭免事

具悉翰林儒者之極選三司天下之大計朕之任人於

此尤重卿有博通之學足以謀王體而兼濟之道足

以濟邦財斷於朕心則用而已晚稽于物論則資適其
宜當體眷懷無或牢讓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勑差知杭州軍州事已於五月二十六日
到任訖國家委之大計材非所宜朝廷與其便藩恩為
至倖俯循孤遠之闕 驚涯分之逾臣某中謝伏念臣
儒學未優闕 謂忠義可以立身而一於事上謂强明

可以爲吏而果於奉公於時益疎闕自信廼者偶豋
大農之乏輙當會府之繁徒歷歲年蔑修官政伏蒙皇
帝陛下大明垂照洪覆均仁察孤臣之盡心知小人之
興謗特推恩數之厚俾就思養之榮已涓吉辰祗臨治
所敢不詢求民隱閱練師鈐人情莫不樂於便安任之
寛簡兵法所謂先於節制示以莊嚴誓竭駑材上酧鴻
造

賀冬至表

臣某言伏以七日來復上應天心之和一陽始生客符
君道之長邇遐所底動植均休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
首恭惟皇帝陛下惠迪先猷靈承駿命斡璇璣而觀象
順玉燭以調元茂對慶辰誕膺景福臣限臨藩屏阻遠
闕庭不獲進廁朝班忭舞文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

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具物於春聖人所以撫節有爲於正王者

所以求端臣其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臨教保民晉明燭蔀會年位之始浹天人之驩異俗來威百昌薦貺臣守郡于外不獲進慶闕庭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赦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三日馬遞到赦書一道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本州官吏及僧民軍道等宣布并行下管屬十縣訖圓丘致饗講修對越之儀大宥推

仁覃霈汪洋之澤含生致衆仰秫同歸臣某中謝竊以
因吉土曰郊稱大事者祀粤自虞夏迄于漢唐有質有
文或沿或革諸儒參議致謂六天而異名歷代所行止
以三年而定禮必於至者取物成之大備就乎陽者法
天道之資生然而千官備儀百靈走職發揮往制必屬
於昌辰憲法後王允歸於元聖恭惟皇帝陛下順考古
道丕闡大猷懷翼翼之心昭事上帝秉烝烝之孝祇見
祖宗宿于清淨之宮致此精明之意人神降格海宇歡

呼回六玉之珎虬御雙雲之華闕與民更始大覃雷雨之恩置國無窮永享華夷之樂臣親逢盛際向忝近司方領寄於藩垣但騖精於宸極

謝加勲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勑牒各一道以南郊禮畢加臣護軍食邑五百戶者大饗舉修方畢肇禋之禮徽章稠沓均加在位之臣俯僂承榮震惶知愧臣某中謝伏念臣器質甚淺學術非優徒遘休辰遂躋清

貫內歴禁林之邃外專方面之雄非矯矯以出人但渠渠而飭已當堯舜之在上何以爲功使龔黃之復生僅能自守况臣衰拙安在擬倫護侍慈親幸叨便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講明大典備錫慶私念持槖之舊臣進寵勲之異數雖葵藿之心盡吐仰對大明然蓼蕭之澤溥覃豈遺一物誓捐頂踵以答乾坤臣伏限守任在遠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謝賜歴日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治平三年歷日一道者聖言温潤榮甚袞褒舜歷昭明寵於圖瑞臣某中謝竊以惟王建國頒朔治民奉時先一歳之端藏廟謹諸侯之政治古所載熙朝益恭伏惟皇帝陛下勤念人時允符乾造坐明堂而聽政命太史以謹元特重王春首頒歳律度量寒暑著龜咎祥致陰陽之不忒宜疾癘之毋作臣遠分藩寄祗奉詔恩拜舞於庭雖竊九天之賜卷舒在手獲知四序之遷

冊皇太后稱賀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一月十六日皇太后受寶冊者竭天下之養雖恭報於厚慈盡朝廷之儀在極崇於徽號神祇協應夷夏同歡臣某中謝臣聞夏商以前六宮之制邈焉而無紀姬劉以降五翟之法粲然而備存姜嫄太姒之流音明德和思之繼盛載華禮典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純被九乾紹恢四聖成社稷之大計母道有光酧天地之至仁陰靈克順爰歸功於慈訓遂

推美於瓊章家國慶安孝恭交至臣忝塵法從恪守藩封無任瞻望抃蹈激切屏營之至

冊皇后稱賀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一月十六日皇后受冊者儷尊皇極宅正位於天闈配德紫宸膺鴻名於寶冊海内臣妾抃蹈以之臣某中謝臣聞文命造邦塗山所以宣内助重華嗣帝皇英所以輔聖明宗廟歆其薦羞穹壤因而垂祉載光懿範永屬熈朝恭惟皇帝陛下纉服膺

圖席休寶緒兩儀均大含生荷亭育之恩二曜高臨品物仰照臨之惠是以淑譽流於區域陰教序於宮闈用賛王猷必崇位號加麗褘衣之貴增光彤管之華臣忝寄藩方限遥天陛無任瞻望欣躍激切屏營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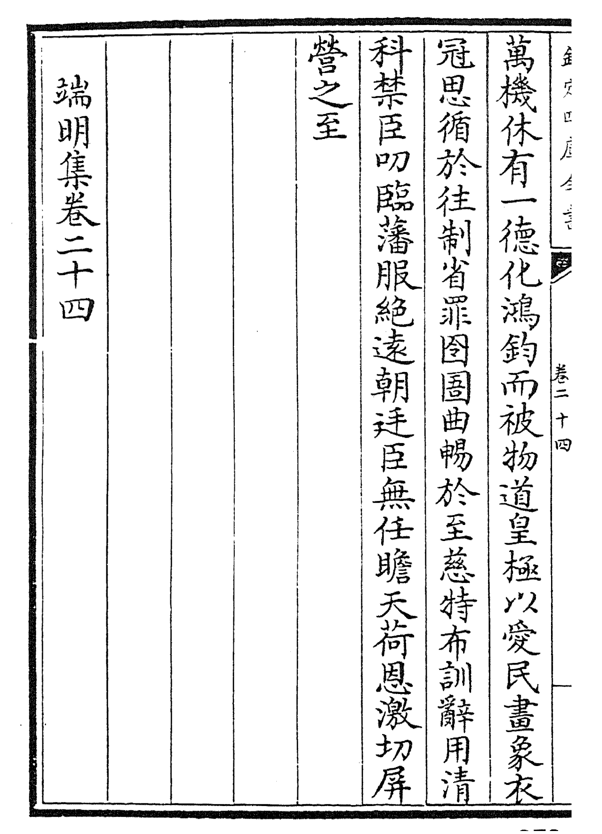
賀頡王過禮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三月初十日頡王過禮者講名典禮納配儲闈奠笲之儀告成守土之臣交抃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倣天合德與日齊明思隆長世之基豫正

少陽之位爰崇淑媛以儷元良龜筮襲從煇青宫之徽冊本支增茂扶炎運於無窮臣幸豫通班忝臨遠郡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恤刑表

臣某言五月二十九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臣已施行訖寛詔發中至仁逮下當赫隆於盛暑俾明慎於常經正宁推恩普天同抃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文明御宇法則在躬親攬



萬機休有一德化鴻鈞而被物道皇極以愛民畫象衣冠思循於往制省罪囹圄曲暢於至慈特布訓辭用清科禁臣叨臨藩服絕遠朝廷臣無任瞻天荷恩激切屏營之至

端明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五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五

宋 蔡襄 撰

狀

乞遣使廣南福建狀

右臣伏見遣使天下諸路安撫獨廣南東西福建不與數中臣切謂諸路皆有因而遣者則已然亦有無因而遣者誠以究民利害察吏善惡則去朝廷最遠者尤宜加意焉臣聞君人者萬方之人皆子也今恤近而遺遠

於為父之慈豈不謂有所厚薄耶臣願發一方之使布揚德音就令使者無一事可得而還亦使吏民畏戴知天仁涵覆不以遠近為厚薄也況又廣南海盜嘯聚掠百姓之少强者黥之以為黨衆宜及其勢力尚微幸因遣使授以中旨許其自相殺戮以告及被驅脅能自歸首並貸以生全賊衆聞之必相疑貳又發近郡甲兵控扼誅捕其勢破壞可指期而待今不蚤圖撲滅淹留時月殺掠鄉閭兇衆愈多罪惡愈大後雖開其自新之路

必不來矣區區愚誠願賜裁覽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乞令御史中丞舉屬官狀

臣聞人主擇宰輔宰輔擇長官長官擇寮佐此至治之要至簡之術也周命太僕則曰慎簡乃僚屬之公府令自辟召唐陸贄作相奏請諸司長官各擇屬吏後因讒謗輒有變更陸贄論之詳矣又高元裕為御史中丞上言御史綱紀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

黜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李瓌等並出爲府縣之職此皆前世專任長官之明驗也國朝諸司省監悉非本官惟御史臺職不殊古制方今臺中條制如臺官不稱職者亦許糾舉近年臺官宰輔避嫌例不中除多令兩制參舉又限資考苛細多不得人蓋由不寬資限不責長官之弊也近見御史中丞王拱宸奏舉楊紘等充朝官朝廷循執舊規下兩制參舉臣謂朝廷既任拱宸爲中丞若實非才則當別擇才者而任之若才堪其任則所謂

屬官可悉委之未爲過也况拱宸於官屬請去不才者而更擇才者是盡心於朝廷不避衆怨也今御史席平已出潤州若參舉之人又得軟懦傾險之士則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專任長官寛其資限則責有所歸也臣乞御史臺官屬只下御史中丞薦舉寛其資限之格資深者爲御史卑者爲裏行若能稱職亦是官守之常不必過有陞陟或不稱職可并舉者坐之則朝廷有責任之方風憲有得人之美

論范仲淹韓琦辭讓狀

臣伏見陜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竝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免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皆來也曰一處乎内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皆來若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密宥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說曰

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損動不如意所以久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者處乎內也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者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

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信之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甚畏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掐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失所望臣又謂不然昔在陜西民既倚頼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頼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偽甚明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内外臣以物議言之二

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薦姚光弼狀

右臣等伏覩慶歷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討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錄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用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

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以告報天下則不可失信况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凡幾人若便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必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内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

比於累年取試方畧濫進之人不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隣里察其行實參驗而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寒畯沈抑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伏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勇膽謀畧者仍與沿邊任使詳此則雖無材藝者亦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畧之人特與一試

上以全國家大信不可不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

舉官自代狀

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孫甫爲學深於經書屬詞長於史傳潔廉可以勵世端方可以立朝向自諫垣求補外吏歷更六任首尾八年資序高於輩流才行信於時俗臣近叨渥命俾職訓詞以甫代臣實允輿論

奏乞收録本州儒士周希孟狀

具銜臣蔡某

本州儒士周希孟

右件人躭樂墳素棲遲丘園檢身以法於人爲學每先於禮屢貧不易其節講解以養其親本州兩次近臣論薦再蒙朝廷束帛之賜臣自慶歷中知福州至今十五年備見希孟履行去年曾講周易座下嘗及三五百人委實經義精通文詞深厚今來年及强仕迹齒編氓至寶遐遺衆所共惜伏乞朝廷嘉其退靜優與收録以勸

學者臣不勝勤勤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移福州乞依舊知泉州狀

右某今月某日奉敕命就移知福州軍州事臣見候轉運使或提刑朝臣到日交割次伏念臣先自知諫院爲父年老乞知福州臣迎侍先父在任三年後來丁父憂服闋蒙恩除知制誥再差知福州爲曾侍先父在任日久令養偏親義不忍往并冬月出京不便遂具懇聞特蒙陛下與免福州依舊守職後蒙朝廷差權開封府臣

爲偏親年髙陳乞泉州近家侍養蒙恩除臣自出京在路亡子喪妻醫藥住滯於今年二月七日到官方得六十餘日又蒙勑命移知福州伏念臣自到泉州得疾至今醫理未退每日只是一兩次粥食日加羸瘦氣短心忪衆所共知又縁遠方不敢自便强力視事疾勢不撿今來福州事繁臣自度疾病必難了當臣不避天威再陳愚悃伏望朝廷憫察許令依舊知泉州或以福州帶提轄兵甲今來閩中最急惟是賊盜羣衆與漳潮之民

爲害臣乞依兩浙杭越州分領提轄兼福州自前只是
朝官不除兩制臣僚雖有劉藥自縁請郡只因差臣知
福州遂以爲例伏乞泉州已除知州欲望朝廷對移許
臣依舊知泉州苟禄養親醫理羸疾干瀆天聰臣實死
罪臣候交割訖發往興化軍聽候朝廷指揮謹具奏聞
伏候勑旨

奏舉夏侯郎中狀

右其伏覩尚書屯田郎中知興化軍夏侯錫康以持身

果於臨事未嘗屈志以干譽或乃省分而遺榮久處仕途素精吏幹逮於晚節僅領軍麾心力强明民俗畏愛惜其才敏之邵未叅器使之繁今保舉堪充刑獄錢穀重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其人在朝並無親的骨肉食禄與臣不闕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爲故崇信軍節度副使尹洙爲涇原路經畧時借支官錢回易公用別無玷汚已因此死於貶所

臣以西事十年在邊任使甚久今家貧無依伏乞
朝舉牽復舊秩與一子官庶使沈宽得沾聖澤事
狀
臣伏見故崇信軍節度副使尹洙慶歷四年權知渭州
兼涇原路經畧部署是時鄭戩爲陜西經畧招討安撫
使建議脩永落城永落屬涇原涇原路相度尹洙以爲
不便會鄭戩罷四路經畧稱前官移文劉滬董士廉等
脩城如故尹洙以屬本路兵官令其罷役輒拒不從將

加之罪遂戩亙有奏論洙移晉州劉滬釋放臣聞尹洙之說鄭戩巳罷四路經畧移牒處分不屬管轄路分軍有鄭戩之心則治無鄭戩之心則亂劉滬等拒見在之帥命從巳罷之使符按之軍法自當抵罪洙之說理道甚明董士廉因此怨讎結造詞訟朝廷遣勘鞫唯得承例借貸官錢回易公用其餘推窮至悉無分毫玷汚獄官法外飾潤虛詞置之檻穽洙尋死於貶所一觸權貴內外協攻遂使銜冤九泉不照白日皇祐中諫官李兊

右正言賈黯各有章疏言洙之罪太深乞與一子官書奏報罷臣伏見西事十年自始至終尹洙在邊履歷最久至於飲食寤寐力計滅寇薄命無成卒罹罪罟物論憐之至今不已懷忠負義身爲國用人情之大節也原情宥過蓋護善良人主之盛德也如洙之詞學才器名在天下盡瘁營公不恤當路將欲有益於時也一旦仇人据摭臺官風聞獄吏鍛鍊有司議法謫則謫死則死豈暇自明哉使洙且存至今必自辨雪不幸亡歿知洙

之詳者僅五七人十餘年間死者已半歲月益久昭著無期洙惟一子家貧無依伏望陛下俯回天光下燭幽壤追還舊秩官其一子使喑噎之魂釋禁錮之負零丁衰緒禄及其家干瀆聖慈臣無任兢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祫享陳乞恩澤狀

右臣伏以禮修廟享實講於遺文祫舉宗祧克昭於純孝凡預從臣之例悉推延賞之恩竊念臣有親堂兄之

子姦粗習執文幸逢聖旦冀霑榮澤獲耀私門伏望睿慈於文資内特與一官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舉劉柯述充州學教授狀

具銜臣蔡某

右具如前伏以教育人材先由學校訓導之職實難其材臣本州進士歲趨貢舉嘗及七百餘人州學生徒相聚講議日亦不減數十百人昨以新授虔州贛縣尉柯

述在州待闕權請教授將及半年考校文詞動有程準諸生惜其罷去詰臣乞留臣欲望朝廷特除本州州學教授不理資考俾之在學訓勵生徒興明儒術於其助治亦可尚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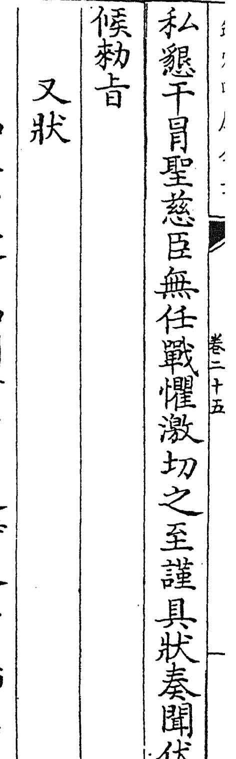
舉知撫州黄虞部狀

右臣伏見朝報知撫州軍州事尚書虞部員外郎黄瑊近為舉官事不得原赦追官勒停者臣竊以法令之設貴於必行人情之來亦有可恕如瑊之過本非故為知

人之難保任之失亦所難免然連坐之科固當責勵斯法令之所以必行也今聞其遷延日月緣其家有葬事未即之官遂坐滯留不原恩霈其情似有可恕臣竊見珹材器明敏資性公廉所至有聲臨事不苟惜其年齒漸以衰暮欲望朝廷許令檢責歸里如實有事故特許原赦與之重難處勾當差遣如蒙允用後有犯正入已贓及當官不職臣并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狀

右臣伏蒙七月二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授臣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臣親垂老於義不可遠行病體至羸於力不堪劇任乞依舊知泉州已曾具表陳乞辭免今月十三日轉運使奏某至州交割公事臣見起發往興化軍居住聽候朝旨臣竊慮朝廷已行之命未賜俞允伏念臣本以親老外補便郡兼臣被病日久羸乏至甚難以臨莅繁劇今來泉州已別除官臣欲望朝廷與臣知揚州或杭州一任不獨便於養親兼臣易得醫藥屢陳



私懇干冐聖慈臣無任戰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勑旨

又狀

右臣至和年中蒙差知開封府臣是時久住京師慮及

母親思念鄉里乞知泉州到任未幾便移福州臣在福

州病患經年未愈乞知興化軍蒙朝廷再差知泉州去

年七月准中書劄子蒙恩除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不

得辭免臣以老母不可遠行臣又久病不堪繁劇奉表

辭免伏蒙降詔不允臣伏念近便鄉土只有泉福兩郡
臣各兩次知州不敢再請具狀陳乞揚杭一處便於迎
侍兼臣可以訪尋醫藥十二月十一日准朝旨不允臣
遂奏乞從兩浙乘船赴闕令來已至南京漸次前進重
念臣祿仕之身出處之際上由君父累奉聖旨令臣赴
闕至于再三臣所以不敢不進人子之志惟親所安臣
若退居貧無以爲生别有營圖是爲親累臣所以不遠
數千里迎侍老母以就祿食然臣被疾日久至今羸瘠

不堪勞苦昨因權知開封府事遷翰林學士恩例優厚臣伏望朝廷察臣誠懇與免開封府并罷翰林之職依舊職名許令在京兼判閒局臣既得禄養醫治衰病稍獲安痊朝廷驅使不敢辭免干冐聖慈臣無任兢惶激切之至謹具狀於應天府附遞奏聞伏候勑旨

乞叙用吕溱狀

右臣伏見南京分司吕溱降官責廢已來聞諸道路皆謂坐費公使錢罪當奪官臣嘗見吕溱歴典蘇楚杭徐

數州所至皆有風稱絶無貪名况其壯年已在近侍豈肯自棄如此然其爲人資性疎闊脱畧細務誠恐檢防不至致陷深法臣竊見頃年蘇舜欽監進奏院日賣官故紙爲令之人費坐監主自盜除名爲民遂卒貶所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寃之臣恐臣溱所犯多或類此兼溱素貧奪禄閒居便至失所伏望朝廷矜憫特賜牽復使溱少加檢防不忽鄙碎盡心臨事其於補報陛下未可量也干凂聖慈臣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

聞伏候勑旨

乞叙用孫沔狀

右臣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域去京師至遠事出傳聞不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有屭䰢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刬除蠹弊擊擿豪强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為讎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淆至今衰息所為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闒冗然

考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爲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怨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穽孰肯爲哉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搒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冤沔以嘗副樞宥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沔被遣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赦宥之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沔

且老矣摧落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已用之効察難明之咎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必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干凂聖慈臣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推恩盧侗狀

右臣伏見潮州長史盧侗行實朴茂學術優深久在嶺南衆所稱服皇祐年中蒙恩充補長史先與差攝至和二年就攝已滿兩考轉運司保明解發赴銓除注銓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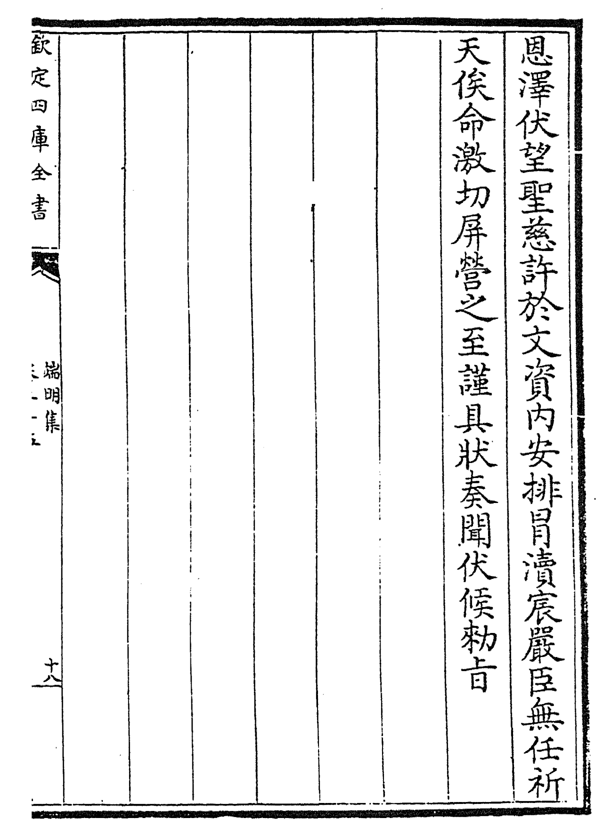
准嘉祐四年六月條貫攝官須得三周年爲滿任以此釐革緣伺癸解在未降新勑以前合依舊施行伺久居京師不能自陳栖栖南歸絶仕進意臣知伺最久仰其學行昨於杭州遇伺臣不欲盛時以毫末之恩失一賢士遂與伺俱来伏望朝廷下流内銓與注一官庶使寒悴之人上需恩命如朝廷與官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其人在朝别無親的骨肉兼與臣不是親屬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李端恩澤狀

右臣伏見建州李端素習醫方久敦善行盡心博濟爲衆所稱兼臣抱病閫中仰其藥石敢援近例輒冀推恩伏望朝廷特與試秩以勸輩流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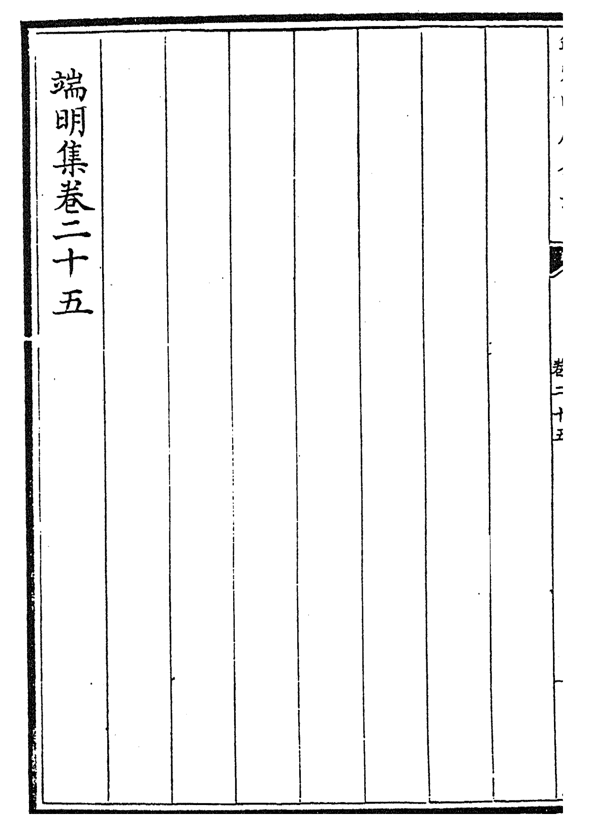
郊禋奏外甥恩澤狀

右臣叨塵侍從無補盛明偶大禮之慶成廣推恩而建下臣有親姊之子戴乂粗親師訓未齒仕途幸屬均釐冀霑初命兼臣自皇祐年忝兩制以來不曾酌薦異姓



恩澤伏望聖慈許於文資內安排冒瀆宸嚴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端明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羅翩遠